合璧聊斋志異 2

44 .53
2
1 (7-12)

擇翻聊齋志異

ᠰᠣᠨᠵᠣᡶᡳ ᠤ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ᡳ ᡳ ᠪᡳᡨᡥᡝ

石部

霍生
五通
黄英
葛巾
書癡

第十卷

擇繙聊齋志異目錄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
00083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錫熙臣叅訂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覆校

鑲白旗滿洲薩霖潤塘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書癡

彭城郎玉柱

其先世官至太守

居官廉

得俸不治生産

積書盈屋

至玉柱尤癡

家苦貧

無物不鬻

惟父藏書一卷不忍賣

父在時 曾書勸學篇

粘其座右 郎日諷誦

又籠以素紗惟恐磨滅

非為干祿

寔信書中真有金粟

晝夜研讀 無間寒暑

年二十餘 不求

婚配 冀卷中麗人自至

見賓親 不知溫

凉 三數語後

則誦聲大作 客逡巡自去

每文宗臨試

輒首拔之 而苦不得售

一日方讀 忽大風飄卷

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

一日梯登高架

益信千鍾之說不妄 讀益力

土 雖不可食 而

掘之 乃古人窖粟 朽敗已成糞

陷足 探之 穴有腐草

去 急逐之 踏地

大喜 以為金屋之驗 出以示人 則鍍金 而非真金 心竊怨古人之誑己也 居無何 有父同年 觀察是道 性好佛 或勸 郎獻輦為佛龕 觀察大悅 贈金三百

馬二匹

郎喜

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

因益刻苦

然行年已三十矣

或勸之娶

曰

書中自有顏如玉

我何憂無美妻乎

又讀二三年

迄無效

人咸揶揄之

時民間訛言

天上織女私逃
或戲
郎
天孫竊奔
蓋為君也
郎知其戲
置不辯
一夕讀漢書至八卷
卷將半
見紗翦美人夾藏其中
駭曰
書中顏如玉

其以此應之耶 心悵然自失

而細視美人 眉目如生

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

大異之 日置卷上 反復

瞻玩 至忘食寢

一日方注目間 美人忽折

腰起 坐卷上微笑

郎驚絕 伏拜案下

既起 已盈尺矣 益駭 又

叩之 下几亭亭 宛然

絕代之姝 拜問何神

美人笑曰 妾顏氏

字如玉 君固相知已久 日垂青盼

脫不一至 恐千載下

徒以讀耳 試觀 春秋榜上

女曰 君所以不能騰達者

女戒勿讀 不聽

而不知為人 每讀 使女坐於其側

席間 親愛倍至 遂與寢處 然枕

郎喜 無復有篤信古人者

讀如君者幾人
若不聽
妾行去矣
郎暫從之
少頃忘其教
吟誦復起
踰刻索女
不知所
在
神志喪失
跪而禱之
殊無影迹
忽憶所隱處
取漢書細檢之
直至舊所

恐為女覺
陰取漢書第八卷
則竊卷流覽
而郎意殊不屬
覵女不在
蒲之具
日與遨戲
當相永絕
因使治棋枰樗
女乃下曰
君再不聽
果得之
呼之不動
伏以哀祝

雜瀾他所以迷之

一日讀酣 女至

竟不知覺 忽睹之 急掩卷

而女已亡矣 大懼 冥搜

諸卷 渺不可得 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

頁數不爽

因再拜祝 矢不復讀

女乃下
與之奕曰
三日不工
當復去
忽一局
贏女二子
女乃喜
授以絃索
限五日工一曲
郎手營目注
無暇他及
久之隨指應節
不覺

謂女曰

凡人男女同居

則生子

今與卿居久

郎一夜

女曰

子可以出而仕矣

由此倜儻之名暴著

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

郎遂樂而忘讀

女乃日與飲博

鼓舞

郎樂極曰

女笑不言

少間

潛迺就之

郎驚問何工夫

枕席二字有工夫

令即夫婦一章

尚未了悟

讀書

妾固謂無益

何不然也

女笑曰

君日

九月　女果舉一男　買媼

人所皆有　何諱焉　過八

始不可以告人　天倫之樂

郎曰　鑽穴踰牆者

無有不掩口者　女知而責之

於是逢人輒道

我不意夫婦之樂　有不可言傳者

撫字之 一日謂郎曰

妾從君二年 業生子

可以別矣 久 恐為君禍

悔之已晚 郎聞言泣下

伏不起曰 卿不念呱呱者

耶 女亦悽然良久曰

必欲留

當舉架上書散之

郎曰 此卿故鄉 乃僕性命

何出此言 女不之強

曰 妾亦知其有數 不得不

預告耳 先是親族

或竊見女 無不駭絕

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

共詰之 郎不能作偽語

但默不言 人益疑

鄄傳幾徧 聞於邑宰史公

史閩人 少

年進士 聞聲傾動

竊欲一睹麗容 因而

拘郎及女 女聞之

見書卷盈屋

宰以為妖

命駕親臨其家

械其婢

略能道其髣髴

郎垂死無一言

梏械備加

務得女所自往

收郎

斥革衣襟

遁匿無跡

宰怒

多不勝搜

乃焚之

廚中烟結不散

暝若陰霾

郎既

釋

遠求父門人書

得從辨復

是年秋捷

次年舉進士

而銜恨切於骨

髓

為顏如玉之位

朝夕而祝

曰

卿如有靈

當佑我官於閩

後果以直指巡閩

居三月

訪史惡款

款籍其家

時有中表為司理

逼納愛妾

托言買婢寄署中

案既結

郎即日自劾

取妾而歸

異史氏曰
天下之物
積則招妬
好則生魔
女之妖
書之魔也
事近怪誕
治之未為不可
而祖龍之虐
不亦慘乎
其存心之私
更宜得怨毒之報也
嗚呼
何怪哉

葛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

聞曹州牡丹甲齊魯

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

因假縉紳之園居焉

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

惟徘徊園中目注勾

萌

以望其坼

作懷

牡丹詩百絕

未幾

花漸含苞

而資斧將匱

尋典春衣

流連忘返

一日凌晨趁花所

則一女郎

又老嫗在焉

疑是貴家宅眷

亦

遂遄返

暮而往

又見之

從

容避去

微窺之

官妝豔絕

眩迷之中

忽轉一想

此

必仙人

世上豈有此女子乎

急反身而搜之

驟過假山

適與媼遇

女郎方坐石上

相顧失驚

媼以身障女

意女郎歸告父兄

過山而去

生返

不能徙步

女郎微笑曰

去之

尹

生大懼

咄之曰

如此妄言

自當縶諸令

曰

娘子必是神仙

嫗

叱曰

狂生何為

生長跪

必有詬辱之來

偃卧空齋

自悔孟浪

竊幸女郎無怒容

或當不復置念

悔懼交集

終夜而病

日已向晨

喜無問罪之師

心漸寧帖

而回憶聲容

夙無愆嫌
何至賜死
聞而駭
旣而曰
僕與娘子
手合鴆湯
其速飲
生
吾家葛巾娘子
僕已熟眠
嫗入持甌而進曰
憔悴欲死
秉燭夜分
轉懼為想
如是三日

既為娘子手調
與其想思而病
不如仰藥而死
遂引而進之
嫗笑持甌而去
生覺藥氣香
似非毒者
冷
俄覺肺鬲寬舒
頭顱清爽
酣然睡去
既醒
紅日滿窗
起試
病若失

忽聞異香竟體

大喜投地

女郎近臾之

覿面遇女郎

無他人

一日行去

忽於深樹內

其立處坐處

處拜而默禱之

可寅緣

但於無人時

髣髴

心益信其為仙

無

匆匆遂去

生悵然

四面紅窗者

即妾居也

南指曰

夜以花梯度牆

至

女令隱身石後

正欲有言

老嫗忽

指膚軟膩

使人骨節欲酥

即以手握玉腕而起

子聲猶繁

漸近

姑踰垣歸

少間再過

佇立不敢復前

果見紅窗

室中聞敲棋聲

則垣下巳有梯在

喜而下

至夜

移梯登南垣

魂魄飛散

莫能知其所往

生登垣欲下無階

呼婢共移去之

也誰置此

聞嫗出云

梯

生伏梯上

三漏已催

後

一婢侍焉

又返

凡三往

老嫗亦在坐

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着

窺之

悵惘而返 次夕復往

梯先設矣

幸寂無人 入則女郎兀坐

若有思者 見生驚起

斜立含羞 生揖曰

自謂福薄 恐於天人無分

亦有今夕耶

矣 君可姑伏牀下

女急曰

生從之

玉版妹子來

言未及已

遥聞人語

好事多磨

遲為鬼妬

曰 何遽爾

生曰

吹氣如蘭

撐拒

遂狎抱之

纖腰盈掬

無何 一女子入 笑曰 敗君之將 尚可復言戰否 業已烹茗 敢邀為長夜之歡 女郎辭以困惰 玉版固請之 女郎堅坐不行 玉版曰 如此戀戀 豈藏有男子在室耶 強拉之出門而去

生膝行而出

恨絶

遂搜

枕簟

冀一得其遺物

而室內並無香奩

祇牀

頭有水晶如意

上結紫巾

芳潔可愛

懷之越

垣歸

自理襟袖

體香猶凝

傾慕益切

良有之 所以偶不君子者

而不知寇盜也 生曰

女郎果至 笑曰 妾向以君為君子也

以冀其尋 隔夕

往 但珍藏如意

遂有懷刑之懼 籌思不敢復

然因伏牀之恐

第望其如意耳

乃攬

體入懷

代解裙結

玉肌乍露

熱香四流

偎抱之間

覺鼻息汗熏

無氣不馥

因曰

僕固意卿爲仙人

今益知不安

幸蒙垂

盼

緣在三生

但

恐杜蘭香之下嫁
終成離恨耳

女笑曰
君慮亦過

妾不過離魂之倩女

偶爲情動耳
此事要宜愼密

恐是非之口

揑造黑白
君不能

生翼
妾不能乘風

婢輩同　遂起欲去

其露覆　故不與

人　曰　此桑姥姥　妾少時受

仙人何必姓名傳　問姥何

固詰姓氏　女曰　既以為仙

生然之　而終疑為仙

則禍離更慘於婢別矣

生惑之

不

由此兩三夜輒一至

枕皆染異香

去後

衾

付鈎乃去

遺

問玉版為誰

曰妾叔妹也

曰此非妾物

乃玉版所

羈

蹈隙當復來

臨別索如意

曰妾處耳日多

不可久

撫臆誓肌

不足論

生辭曰

感卿情好

妾有私蓄

聊可助裝

又去代步

千餘里將何以歸

瀉橐質衣

情所不忍

女知之曰

君以妾故

後思歸

兩囊橐既空

欲貸馬

生又從之 則甕口已見

刺土數十下曰 瘞之

生從之 又拔頭上簪

轉之

至一桑樹下 掊一石曰

枯假君 遂捉生臂

何以為人矣 女固強之曰

報 而又貧鄙 以耗卿財

生驚曰
且為奈何
小生素迂謹

長
此不可不預謀也
孰力不可

近日微有浮言
一夕謂生曰

又出十餘錠
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

生把臂止之
不聽

文探之
出白鏹近五十兩許

[Manchu text] 擬先歸而後逆之

[Manchu text] 會於洛 生治任旋里

[Manchu text] 命生先歸 約

[Manchu text] 亦所不違顧耳 文謀偕亡

[Manchu text] 一為卿命 刀鋸斧鉞

[Manchu text] 守 不復能自主矣

[Manchu text] 今為卿故 如寡婦之失

[Manchu text]

即或知之 妾世家女

無論千里外 非邏察所及

女殊坦然 謂生曰

而並不知其窃而逃也 生窃自危

四鄰驚賀

登堂朝家人

比至 則女郎車適已至門

貌頗不惡

年亦相若

妾妹玉版

君固嘗窺見之

妻忽夭殞

女曰

完婚有期

前程允勝於君

女顧之曰

是有慧根

生弟大器

年十七

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

生懼前情俱發
費一嫗之往返耳
馬駕輕車
兩
曰
妹與妾最相善
卽亦非難
喜問何術
必欲致之
女曰
生聞之而笑
戲請作伐
作夫婦
可稱嘉耦

久

偕女子来

登車遂發

乘夜入里

良

使御者止而俟於途

媪下車

將近里門

車遣桑媪去

數日至曹

女固言不害

卽命

不敢從其謀

而家又日以富 一日 有大寇

由此兄弟皆得美婦 起拜成禮

鼓吹花燭

乃相遇 御輪而歸

使大器盛服而逆之 五十里許

文郎計其時曰

五鼓後行

昏暮 即宿車中

一則五十八人

請賜一見

兩事相求

一則閩兩夫人世間所無

但有

荅言無讎

踰入園樓

生俯問有讎否

知有變

舉家登樓

數十騎突入第

生

階未盡者三級 謂寇曰 我
止之不聽 炫妝而下
女欲與玉版下樓 家人大恐
欲焚樓 寇不滿志
金之請 為縱火計以脅之 先允其索
各乞金五百 聚薪樓下

便早圖之 尚未晚也

反身佇立 曰 意欲何作

一嘅曰 此詐也 女聞之

咕聲不敢 姊妹欲退

恐汝不敢受也 冠衆一齊仰拜

冠盜 欲賜汝萬金

姊妹皆仙媛 暫時一履塵世 何畏

又且大姓失二女

生疑曹無魏姓世家

漸自言魏姓

母封曹國夫人

年

姊妹各擧一子

始

閧然始散

後二

姊妹從容上樓而去

冠仰望無跡

諸冠相顧

默無一言

頗涉駭異 因詰主人

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

於是仍假館舊主人

諮訪世族無魏姓

入境

遂託故復詣曹

而心竊怪之

未敢窮詰

何得一置不問

駭 遂疑女為花妖

種 曰 葛巾紫也 心益

故同人戲封之 問其何

則以此花為曹第一

高與簷齊 問所由名

至則牡丹一本

主人笑 旣請往覲曹夫人

既歸 不敢質言 但述贈夫
人詩以覘之 女
蹙然變色遽出 呼玉版抱兒
至 謂生曰
三年前 感君見思
遂呈身相報 今見猜疑
何可復聚 因與玉版皆

舉兒遙擲之
兒墮地並沒
生方
驚顧
則二女俱渺矣
悔恨不已
後數
日
墮兒處生牡丹二株
一夜徑尺
當年而花
一紫一白
朵大如盤

異史氏曰 懷之專一 神鬼

洛下無雙焉 自此牡丹之盛

識其名 更變異種 莫能

移分他所 數年茂蔭成叢

瓣尤繁盛

較尋常之葛巾玉版

可通

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

也

少府寂寞

以花當夫人

況真能

解語

何必力窮其源

哉

惜常生之未達也

黃英

馬子才 順天人 世好菊

至才尤甚

聞有佳種 必購之 千里

不憚 一日有金陵客 寓

其家 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

為北方所無

馬欣動 卽刻治裝

從客至金陵 客多方為

之營求 得兩芽 褁

藏如寶 歸至中途

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 丰姿洒落

漸近與語 少年自言陶姓

談言騷雅　因問馬所自來

實告之　少年曰

種無不佳　培溉在人

因與論藝菊之法

馬大悅

姊厭金陵　問將何往

欲卜居於河朔耳　馬欣然曰

顧弟言屋不厭卑

乃二十許絶世佳人也

車中人推簾語

陶趍車前

向姊咨禀

無煩他適

可以寄榻

不嫌荒陋

僕雖固貧

茅廬

拔根再植之　無不活　然家

治菊　菊已枯　為馬

居之　日過北院　陶喜

僅小室三四椽

歸　第南有荒圃

馬代諾之　遂與俱

而院宜得廣

陶日與馬共食
飲
而察其家
清貧
似不舉火
馬妻呂
亦愛陶姊
不時以升斗餽卹之
陶姊小字黃英
雅善談
輒過呂所
與共紉績
陶一日謂馬曰

常能安貧

僕以君風流高士

甚鄙之曰

聞陶言

馬素介

賣菊亦足謀生

為今計

胡可為常

僕曰以口腹累知交

君家固不豐

今作是論
則以東籬為市井
有辱黃花矣
陶笑曰
自食其力
不為貪
販花
為業
不為俗
人固不可
苟求富
然亦不必
務求貧也
馬不語
陶起而出
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

陶悉掇拾而去

由此不復就馬寢食

招之始一至

未幾菊開

聞其門囂喧如市

怪之

過而窺焉

見市人買花者

車載肩負

道相屬也

掾之外無曠土
劉去者
畝
皆菊畦
數
陶出
握手曳入
見荒庭半
遂款其扉將就誚讓
絕
而又恨其私秘佳本
未睹
心厭其貪
欲與
其花皆異種
目所

則折別枝插補之

其落蕾在畦者

罔不佳妙

而細認之

皆向所拔棄也

陶

入屋出酒饌

設席畦側曰

僕貧不能守清戒

連朝幸得微貲

頗足供醉

但笑不言 盡歡

曰 四十三月 又詰何說

荅云 時未至 問何時

姊胡以不字

烹飪良精 因問貴

去 俄獻佳肴

少間房中呼三郎 陶諾而

包菊

捆載數車而去

門庭略寂

陶乃以蒲席

焉用此

又數日

且君不以謀生

其術

陶曰

此固非可言傳

插者已盈尺矣

大奇之

苦求

始散

過宿又詣之

新

踰歲春將半

始載南中異卉而歸

於都中設花肆

十日盡售

復歸藝菊

問之

去年買花者留其根

次年盡變而劣

乃復購於陶

陶由此日富

一年增舍 二年起
廈屋 興作從心
更不謀諸主人 漸
而舊日花畦 盡為廊舍 更
買田一區 築墉四周 悉種菊
至秋載花去 春盡
不歸 而馬妻病卒

意屬黃英

微使人風示之

黃英微笑

意似允許

惟專候陶歸而已

年餘陶竟不至

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

得金益合商賈

村外治膏田二十頃

大奇之
以書示英
適四十三月也
回憶園中之飲
考其寄書之日
卽妻死之日
發之
則囑姊歸馬
自東粵來
寄陶函信
甲第益壯
忽有客

請問致聘何所

英辭不受采

又以故居陋

欲使就南第居若贅焉

馬不可

擇日行親迎禮

黃英既適馬

於壁間開扉通南第

日過課其僕

馬恥以妻富

恒囑黃英作南北籍

以防淆亂

而家所須

黃英輒取諸南第

不半歲

家中觸類皆陶家物

馬立遣人一一賫還之

馬不能禁

鳩工庀料 土木大作

不復稽 一切聽諸黃英

陳仲子毋乃勞乎 馬慚

馬不勝煩 黃英笑曰

又雜之 凡數更

浹旬

戒勿復取 未

今視息人間 徒依裙帶而食

僕三十年清德 為卿所累

家 馬不自安曰

門不復業菊 而享用過於世

然遵馬教 閉

合為一 不分疆界矣

經數月 樓舍連亘 兩第竟

真無一毫丈夫氣矣 人

皆祝富 我但祝窮耳

黃英曰 妾非貪鄙

但不少致豐盈

遂令千載下人 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

發迹

故聊為我家彭澤解

嘲耳

然貧者願富爲難

富者求貧

固亦甚易 牀頭金任君揮去之

妾不靳也

馬曰

捐他人之金

抑亦良醜

黃英曰

君不願富

妾亦不能貧也

無已 析君居

隔宿輒至

招之

不肯至

不得已反就之

然過數日

皆念黃英

馬安之

乃於園中築茅茨

擇美婢往侍馬

自濁

何害

清者自清

濁者

以為常

黃英笑曰

東食西宿

廉者當不如是

馬亦自笑

無以對

遂復合居如初

會馬以事客

金陵

適逢

菊秋

早過花肆

見肆中盆列甚繁

於是 積有薄貲 頗寄吾帑
金陵吾故土 將昏
馬要之歸 陶日
具道契濶 遂止宿
主人出 果陶也 喜極
類陶製 少間
款朵佳勝 心動 疑

僨舟遂北

數日盡售

逼促囊裝

使僕代論價廉其直

坐肆中

無須復賈

家幸充盈

但可坐享

請之益苦

且曰

馬不聽

我歲杪當暫去

入門 則姊已除舍 牀榻
裀褥皆設 若預知弟也
歸者 陶自歸
卸裝 課役大修亭園
惟日與馬共棋酒
更不復結一客 爲之擇昏
辭不願 姊遣兩婢侍其

寢處

居三四年

生一女

陶飲素豪

從不見其沉醉

有友人曾生

量亦無對

適過馬

馬使與陶

相較飲

二

人縱飲甚歡

恨相得晚

花十餘朶

皆大於拳

即地化為菊

高如人

玉山傾倒

委衣於側

出門踐菊畦

陶起歸寢

曾爛醉如泥

沉睡坐間

計各盡百壺

自辰以訖四漏

馬駭絕
告黃英
英急往
拔置地上
曰
胡醉至此
覆以衣
要馬俱去
戒勿視
旣明而往
則
陶臥畦邊
馬乃悟姊弟菊精也
益愛敬之

恒自

而陶自露跡

飲益放

折簡招晉

因與莫逆

值花朝

晉來造訪

以兩

僕舁藥浸白酒一罈

約與共盡

罈將竭

二人猶未甚醉

馬潛以瓻續

入之

二人又盡之

曾醉已僊

諸僕負之以去 陶臥地

又化爲菊 馬見慣不驚

如法拔之 守其傍以觀其變

久之 葉益憔悴

大懼 始告黃英

英聞駭曰 殺吾弟矣

奔視之 根株已枯

痛絶 搯其梗埋盆中 携

入閨中 日灌溉之 馬悔恨欲

絶 甚悪曾

越數日 聞曾已醉死矣

盆中花漸萌 九月既開

短幹粉朶 嗅之有酒香

名之醉陶
澆以酒則茂
後女長成
嫁於世家
黃英終老
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
青山白雲人
遂以醉死
世盡惜之
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
植
此種于庭中
如見良友

如對麗人

不可不物色之也

五通

南有五通　猶北之有狐也

然北方狐祟

尚百計驅遣之　至於江浙五通

民家有美婦　輒被

淫占　父母兄弟　皆

莫敢喘息　為害尤烈

我愛汝 不為汝禍 因抱腰

勿相畏 我五通神四郎也

闔欲出 丈夫横阻之曰

褌緼盡奔 按劍四顧

丈夫岸然外入

妻閻氏頗風格 一夜有

有邵弧者吳之典商也

如舉嬰兒置牀上

裙帶自脫遂狎之

而偉岸甚不可堪

迷惘中呻楚欲絕

四郎亦憐惜

不盡其器

既而下牀曰

我五日當徠來

乃去 弧於門外設典肆

是夜婢奔告

弧知其五通
之
不敢問
質明
視妻憊不起
心甚羞之
戒
家人勿播
婦三四日始就
平復
而懼其復至
婢媼不敢宿內室
悉避外舍
惟婦對燭

或呼大兄

則命合盡矣　三人互相勸酬

亦不飲　心惕惕然　恐更番為淫

婦羞縮低頭　強之飲

有僮列肴酒　與婦共飲

兩人人　皆少年蘊藉

含愁以俟之　無何　四郎偕

郎強合之
血液流離
昏不
婦哀免
四
遂辭而去
四郎挽婦入幃
五郎
醵酒為賀
人見招
會當邀二郎
上座二客並起曰
今日四郎以美
或呼三弟
飲至中夜

知人

四郎狎去

婦奄臥牀榻

不勝羞憤

思欲自

盡

而投繯則帶自絕

屢試皆然

苦不得死

幸四郎不常至

約婦痊可始一來

積兩三月

一家

俱不聊生

有會稽萬生者

疑之 挾刃而潛視之

伏窗窺之 見一男子入婦室

萬久不寐 聞庭中有人行聲

遂導客宿內院

邵以客舍為家人所積

一日過邵 時已暮

邵之表弟 剛猛善射

為之柰何　萬搖手禁勿聲

婦具道之　且曰　諸神將至

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　愕問如

刀已中顱　顱裂而踣

奔而入　男子驚起急覓劍

肴陳几上矣　忽火中騰

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

伏暗中

滅燭取弓矢

未幾有四五人

自空飛墜

首者殪

三人吼怒

萬急發一矢

拔劍搜射者

萬

握刀倚扉後

寂不少

動

一人入刎頸亦殪

炰豕烹馬而供之
味美
留萬於家
猶恐二物復讐
舉家相慶
一馬兩豕死室中
部大驚
共燭之
乃出
叩閽告部
仍倚扉後
久之無聲

委金百兩

約吉

是二十餘美丈夫

言將聘作婦

忽五涌晝降

先是某有女未嫁

乃辭欲去

有木商某

苦要之

居月餘

其怪竟絕

異於常饈

萬生之名

由是大噪

子

萬錯愕不解其故

年十六七

是好女

既罷

妝女出拜客

隱其情不以告

盛筵

恐萬有難詞

聞萬生名

堅請過諸其家

期而去

計期已廹

閤家惶懼

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

竊喜新郎已在誅數

日

昃不至

使萬坐室中

某仍懸綵於門

至日

不辭

故亦

而生平意氣自豪

萬初聞而驚

捺坐而寔告之

某

離坐傴僂

則一少年盛服入

見萬反身而奔

萬追出

但見黑氣欲飛

以刀躍揮之

斷其一足

大嗥而去

俯視則巨爪大如手

不知何物

尋其血跡

入於江中

某大喜

不敢公然為害矣

自是吴中止存一通

居年餘

始攜妻而去

皆拜請一宿其家

於是素患五通者

使與女合巹焉

寢

聞萬無耦

是夕即以所備妝

金生字王孫　蘇州人　設帳

又

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無人敢私議一語

已久　遂至任其淫亂

異史氏曰　五通青蛙　惑俗

音類館僮

急問之
對以乞火

一夜三漏將殘
忽有人以指彈扉

孤影徬徨
夜既深
意緒良苦
僮僕散盡

屋宇無多
花木蘩新

於淮
館縉紳園中

来
君亦不敢納也
恐言其故
妾不敢
不畏多露
相與遣此良宵
枯寂可憐
窮詰甚悉
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
一婢從諸其後
生意妖魅
啟户内之
則二八麗者

女領之 既而呵之曰 去則

婢已知之 便云霞姑我且去

忽顛倒不能自主

生覺魂魄都迷

敬謝之 女横波一顧

懼喪行檢

生又疑為鄰之奔女

久當自知　保不敗君行止

懼有禍機　女曰

卿深細如此　故僕

遂以小字令君聞矣　生曰

遂偕婢從來　無知如此

女笑曰　適室中無人

旣去

甚得霎耶霞耶　婢

去耳

女起 以劍照徑 入叢樹

事甫畢 婢来叩窓

生益駭 終莫測其所自至

燭既滅 光照一室

金貫火齊 啣雙明珠

裝束 見臂上腕釧 以條

勿憂也 上榻緩其

至河

坐扁舟上

飄風

落

輒於馬上以手自按

笠帶斷絕

風吹欲

一日生詣河北

其光

樹濃茂

昏不見掌而返

尾之

女似已覺

邊蔽

自此無夕不至

生於去時逕

曰　卿果神人

女不言　但微哂之　生疑女所為

歸齊向女緬述　則帶已續矣　異之

際　漸落以手承之

頗自失　旣渡　見大風飄笠　團轉空

墮笠　隨波竟去　意

先是生養甥女既嫁

欲見絕耶

生不敢復言

亦相愛耳

苦致詰難

謂不惡

縱令妾能為此

為君破悶

妾自

女曰

岑寂之中

得此癡情人

當相明告

以祛煩惑

生苦哀求計

告諸嚴君

家君能驅除之

顧何敢以情人之私

女曰

此等物事

女狎暱既久

肺鬲無不傾吐

心憂之而未告人

緣與

為五通所惑

吉曰妾為君遣婢南下矣

當即圖之

次夕至

生哀求無已

女曰

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

若令一指得着肌膚

但須親往

若輩皆我家奴隸

女沉思曰

此亦易除

知其非 比至壻家 燈火已張

曰 初以為郎家也 既到 始

已宮之矣 笑問其狀

如何 荅云 力不能擒 女問

生急起內入

次夜方寢 婢來叩户

婢子弱 恐不能便誅卻耳

何得有兵氣 本不欲以穢物汚指

若迷 彼敵余入 又驚曰

審視無他 乃復入 我陽

何得寓生人

少時物至 入室即退曰

若寐 我歛魂覆甌中

入見娘子坐燈下 隱几

解館欲歸 女忽至

絕不復至 亦已絕望 歲暮

俱去 後半月餘

行矣 生喜謝之 女與

乃起啟甌 娘子若醒 而婢子

遂急捉而闔之 物驚嗥遁去

柰恐緩而生變

生喜逆之曰　卿久見棄

念必何處獲罪　幸不終絶

耶　女曰　終歲之好

分手未有一言

終屬缺事　聞君捲帳

故窃来一告别耳　生請偕歸

女嘆曰　難言之

以為大恥

忿欲賜死

幸婢以身自任

家君聞之

言妾為君閹割五通

婢江南

致江湖流傳

故來相就

不合遣

妾屬金龍大王之女

緣與君有夙

矣

今將別

情不忍昧

怒乃稍解
杖婢以百數
妾一跬步
皆
以保母從之
投隙一至
不能盡此衷曲
奈何
言已
欲別
生挽之而泣
女曰
君勿爾
後三十年
可復相
聚
生曰
僕三十年矣

生旋里

甥女始言其異

亦大易

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

固

容貌

如徒求駐顏

且人生壽夭

不在

不然

龍宮無白叟也

何頰後見

女曰

又三十年

皤然一老

云

當晚若夢

覺一人捉塞盤中

既醒

則血殷牀褥

而怪絕矣

生曰

我曩禱河伯耳

群疑始解

後生八十餘

貌猶類三十許人

一日渡河

遥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

一麗人坐其上

近視則神女也

躍從之

入隨荷葉俱小

漸至如錢而滅

此事與郡弘一則

俱明季事

不知孰前孰後

足患害也

半通

宜其不

苦在萬生用武之後

則兵下僅遺

霍生

文登霍生

與嚴生少相狎

長相謔也

口給交禦

惟恐不工

霍有鄰嫗

曾為嚴生妻導產

偶

與霍婦語

言其私

處有兩贅疣

婦以告霍

聽之既悉
不入逕去
至家
嚴止窗外
其私側有雙疣
且云
如不信
霍因揑造端末
衆故不信
其妻與我最昵
故窃語云
竊嚴將至
霍與同黨者謀

若掠其妻　妻不伏

搒益殘　妻不堪虐

自經死　霍始大悔

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

嚴妻既死　其鬼

夜哭　舉家不得寧焉

無何　嚴暴卒　鬼乃不哭

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
吻驚而寤覺唇
亦夢女子指數詬罵以掌批其
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
歡樂耶我死得良苦汝夫婦何得
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

與同窗某狎
其妻
神而近於戲矣
邑王氏
宛也
私病加於唇吻
異史氏曰
死能為厲
其氣
啟吻太驟
則痛不可忍
不敢大言笑
而成雙疣
遂為痼疾

歸寧
王知其驢善驚
先伏叢莽中
伺婦至
暴出
驢驚婦墮
惟一
僮從
不能伏婦乘
王乃殷勤抱控甚至
婦亦不識誰何
王揚
揚以此得意
謂僮逐驢去

因遂私其婦於莽中

裼服袴襪甚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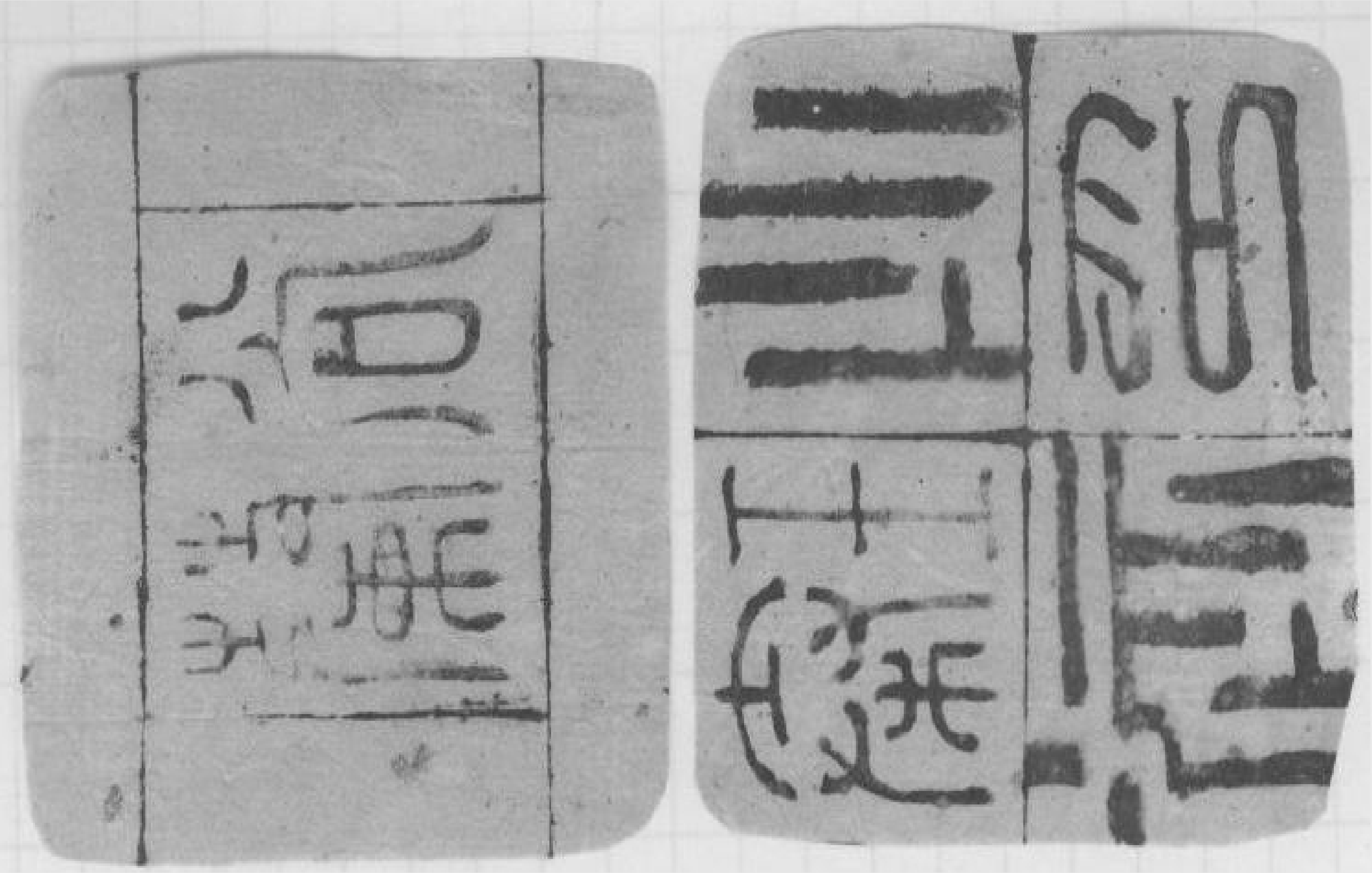
某聞大慚而去　少間自窗

隙中　見某一手握刃　一手捉

妻來　意甚惡　大懼

踰垣而逃　某亦從之　追二三里不及

始返　王盡力極奔



數年不愈焉

肺葉開張

以是得吼疾